

耕讀瑣記

王家姨父爲我啓蒙

我有四兄弟、四姊妹，兄弟中排行第三，上有兩姊，下有兩妹。我還差幾個月才六歲時，父親送我到離家近十里路的四川射洪縣通泉壩外祖父家，發蒙讀書，私塾的老師是姨父姓王。我想鄉下既不熱鬧，又不容易買零食吃，爲什麼不送哥哥去？只送我一人離開家，心裡真想不通，該不是我太頑皮吧？

父親送我到書房，他先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禮，再向王姨父三長揖，叫我也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禮後，再向王姨父行跪拜禮。行禮前帶來的拜門帖和贄敬禮，老早放在姨父桌上，然後我向每一位同學作一揖。父親與姨父說些請託的話後，再長揖辭去。我毫不客氣緊隨父親之後走出私塾，父親說：「你已上學，怎麼能走？」王姨父說：「等他送你走後，他自會回來的。」父親說：「儘管是姨姪，學生不打不成人！」姨父點頭笑笑。父親走後，去外祖母處閒聊幾句，回到書房，直等到其他學生走完，我走到姨父桌邊，姨父拿出一個小橈來，我踏上橈剛好看見一本三字經擺在桌上，用手指指着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念了數遍，又指著這六字不分順序，單獨指認，再將這六字的意義，用最簡單的幾句話解釋一下，然後說：「知道你

三字經都全背得，但要認得，也須略知大意，切忌讀『望天書』，『望天書』即不看書，祇念出而不知字如何寫。」這就算第一天課。我將小板檯放好，書放在抽屜裡，坐的板檯擺正，姨父點點頭，一同到外婆家吃飯，外婆問：「能不能讀？」姨父說：「讀得出來。」

姨父雖是未考中的秀才，人很練達，依例讀完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家詩、幼學瓊林，然後讀大學、中庸和論語。除百家姓外都講解，講得簡明扼要，不嚴肅，有時也講幾句笑話。後來回到鎮上讀過禹王宮設的私塾，同學都是鎮上佼佼者，讀書、寫字、作短文都有競爭意味。

仙子瀛洲名士風流

陳篤生老師住青崗鄉國清寺，陳家是大族，陳老師是遜清時的文生，絕頂聰明，對八股制藝運用純熟，常常為人進場作槍手。據說在順慶府替考，被主考發覺，曾經枷號示衆。以後無意科舉，祇雲遊作幕。大公子作了鹽務稽核所之下的職員，二公子學機械會造鎗炮，在四川省主席劉湘的軍械處作事，陳老師才居鄉享福。民國五年陳玉卿約集幾家人的子弟，請陳老師設館教學，陳老師是陳玉卿的么叔，陳玉卿喊陳老師「么老漢」。陳老師穿得講究，走路很瀟灑，一把白長鬚子，儼然有幾分道氣。教書很放任，督率不很嚴，我有閒抽看架上佛經，他不干涉，還有時講講佛學，倒也頭頭是道。

他未教過作詩，曾突然出「新秋」詩題要我們作；我第一次作詩，胡謔的四句是：「梧桐葉落報新秋

，斷續蟬聲噪不休，觸物興懷多奮勵，何如學士登瀛洲。」意思是讀書人早望揚名顯親，陳老師將末一句改成「何如仙子步瀛洲」。成神仙就要離開家，這一句話咒得我到處漂泊，遠離家鄉，我想終有一天神仙也會骨肉團圓的。陳玉卿爲他的兒子陳忠義代作文，陳老師毫不留情的大打其黑槓子，幾乎完全抹去。陳老師很隨便，但家長禮貌不周，他一定大光其火。他常說：「不尊師重道，還讀什麼書！」後來我進東山書院，他也來教書，我晚間準備一點菜和一小壺酒，他遇着我總請他同飲，他也不推辭，但是並不會飲，酒一沾唇，臉就發紅；酒飲完了，他非叫工友再買不可，買來他又不飲。他的臥鋪從不整理，銀幣銅板滿床都是，下午就到洋溪鎮上吃茶。王幼丞、郭根先、王仲輝諸兄常約其搓麻將，而且要熬至深夜，陳老師從不推却，不但不常敗，多半是得勝而歸，剛收場就約改天再來，他是屬於「名士風流大不拘」一類。

一旦受驚惡夢頻頻

在讀私塾的時期，莫名其妙的發生些恐怖……

俗稱鍾馗啖鬼，故人家多懸鍾馗像以避邪。我家於清末年間，中堂左方亦懸一大鍾馗像，目光炯炯，神態威嚴，夜晚堂中僅一神燈，昏暗不明，益覺鍾馗像之可怕，過堂中不敢仰視，必俯頭快跑。後因年代久遠，模糊漸壞，始撤去。抗戰期間返家省親，猶注視堂中掛鍾馗像處，雖其地已易懸字畫，但仍憶及鍾馗之可怖神態。

洋溪鎮鎮後楞嚴山有楞嚴閣，廟貌巍巍，山門前有無常及鷄脚神像，令人可怕；離此山十里有青堤鎮，俗傳爲唐聖僧目蓮故里，臨江東嶽廟中，除祀地藏王神像外，並塑有十殿，所有地獄中刀山、油鍋、鋸盆、血河等恐懼塑造，人物酷似，見者心驚。我九歲時，於極短時期睹此兩處恐怖場面，晚上即夢一羣罪人，被楞嚴閣之無常及鷄脚神枷鎖，沿楞嚴山押往青堤鎮東嶽廟之十殿中，月餘以來夜夜如此，經常失眠，身體漸壞。父母甚覺奇怪，自亦莫名所以。復稍覺察係睹楞嚴、青堤兩地之可怖場面，心理受其影響，致有此種惡夢，乃堅決認定，我非罪人，有何可怕，睡眠始復正常，身體乃轉康健。帶小孩到恐怖場面的大人，應考慮其後果。

勸導同窗回頭是岸

福音堂是公誼會辦的，設有小學，課程如國文、數學、歷史、自然科學、公民、體操、音樂、圖畫，也有泰西軼事中的一些故事，同時也讀經書。老師有好有壞，只有一位李義章老師較突出。當時教會裡的學生較雜，確難管教，特請這位老虎形的老師來鎮壓。初到時，有人建議，如能將袁某責服，則一切均可平靜。李加以默察，並嘗試藉故責我，後李發覺無充足理由的責罰必生反效果，乃迅速改變態度，常加慰勉和鼓勵，祇課程毫不放鬆；我亦安心向學，成績很佳；並曾參與替老師管教一位已入迷途的學生溫儉義。

十幾歲的溫儉義，家庭環境很壞，他的養父是一位幫會裡的龍頭，晚年娶了一位再嫁的婦人。溫儉義原是無父母照應的孤兒，被收來做養子，但無機會得到好的愛護和教養，所以性情和行爲均屬下流。李義章老師主持教會小學的時候，我同溫儉義在一起讀書，我的年齡在十二歲左右；有一個時期，溫儉義不來上學，也不在家，很多天在東山寺的廟會賭場中，他的養父母無法將他尋回來，學校更無辦法要他回校。李義章老師打算用捕捉的方法，我說：「儉義狡黠兇狠，不好用捕捉方法，而且也無人去捉，捉亦無效。只好婉勸其回，並誘其自己認錯，自請處罰，自訂每日應該作完的課程。」李老師接受意見，竟命我作說客。比我大幾歲的溫儉義，公然隨我回到學校，學校也依照我的方法教他，和善的勉勵他，並培養其自尊心 and 知恥心。同學們見學校如此措施，原來輕視溫儉義的，反而去溫慰他。結果溫儉義受感動得流淚，好好的讀完那個學期。以後李老師和我均離開那個學校，溫儉義則不知所終。以後事隔卅年，有人在成都遇着李老師的一位姪孫，他說，他叔祖在世時，常提此事以教訓兒孫及生徒，並預料姓袁的那位學生將來必有出息。其實很簡單，孩子們不是生下來就毫無辦法的，祇要肯循循善誘，因材施教，改善他的環境，總會得到效果。

潛移默化自動勤讀

趙子亭老師，出長射洪第三高小，他是縣裡老資格的讀書人，文明山、何高厚等名士均出其門下，其

人不怒而威，重規矩而不苛責，故愛好聲譽的，均能各守紀律，認真攻讀。趙子亭校長講書、改文、教寫字，極有神韻。一鹽亭周老師私告我說：「趙校長屬望你甚殷，並以你經濟環境不能深造爲慮。」頗能誘人上進，其他學科如算學、文史、地理等教師均能稱職。趙子亭校長畢竟未進過新式學校，新學校如何辦，他不大知道。其次學校經費太少，祇靠從前舊書院一點經費，縣政府未補助一文，也不過問，這如何辦得好？祇有課外活動的「運動」還有些朝氣。王謙丞老師是遜清副榜，曾任羅江縣訓導，重孝友，道德文章受人尊重，四川射洪縣的舉貢生員如涂品山、郭德沛、馬寅初、李雨生、彭澤生、余溥泉、熊華臣等傑出文士，均出其門下。設在東山書院的第三高小因經費短絀停辦，我讀高小不止畢業一次，又無法出外升學。謙丞老師晚年復主講東山書院，我與郭慕虞、郭雁賓等從其學，平常都習慣稱謙丞老師爲山長，山長不多言，言必精闢，修養之高深，常流露於眉宇舉措間。我受其潛移默化，自動勤學，而細心揣摩。資治通鑑、史記、漢書及十三經注疏、唐宋詩詞等均於此時讀後大有進益。某夜彭澤生老師來問：「山長說：『你所作岳武穆奉召班師論一文，極佳妙。』逢人稱道，有此事否？」似不相信。一生讀線裝書而微有領悟在此時，明政治措施及興衰隆替之道，亦於此時開始，此數位私塾或小學老師對我直接間接影響甚大，至今學問專業均無所成，思之不無內愧！

洋溪鎮東山書院於前清落成時，王謙丞老師手書朱子白鹿洞書院教條，刊刻於中堂隔門，其教條爲：

- 一、五教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
- 二、爲學：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。

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三、修身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。四、處事：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五、接物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字體剛勁中兼帶秀麗，我在東山書院讀書、教書數年，朝夕相對，愛其字尤愛其教條。後來有人求譙丞老師寫神龜，譙丞老師年已老，不願寫，即交出一字帖，囑我鈎寫放大，成「天地君親師位」等字，酷似譙丞老師所寫，因譙丞老師即臨其字帖若干年。後來我不願鈎寫放大，就大膽直書。所以從前家鄉有許多人家家神龜，實際是我寫的。

民國廿八年回鄉，離家十餘年，首先到東山書院巡視，隔門竟取去，不知存放何所，門隔不隔無所謂，這隔門上的字應保留，而其教條，是具體而微的顯示了中國文化，也應該保留作為古蹟。

看不出你還會作文

彭澤生老師為遜清廩生，有智慧，與我家比鄰而居，且屬至親。其人好評論，人亦敬畏他。但帶有僻性，認為讀書不是平常人的事。他人想子弟深造而請其指示的，彭老師常說：「此屠龍耳！」意在志雖大而實際無用，不如耕田經商，聽的人多敗興而去。他亦不贊成我弟兄讀書，但我父欲兒女問學之心甚堅決，不時對他客氣，並相約送我弟兄至其家攻讀，厚其束脩，彭老師亦接受。他必教之書，為史鑑節要、幼學瓊林、小學等，我等已讀的四書、五經，祇聽背誦，不加講解，我等早已學作文，他從不教作文。後彭老師在太和鎮登雲寺遷安書院任教，父親命我往從，彭也照常不理我的功課。一日講作文題「祭如在義」

，同學均在，獨不叫我參與，我亦不去。同學均與我交好，催促我作，並代繳卷，發卷時我亦隨往。彭說：「看不出來，你還會作文啦！」言下似有奇異之感，其卷尾批爲：「洋洋灑灑，暢所欲言，字裡行間頗有獨到之處，如能伏案五年，何患不出人頭地。」現在看來，這不過是幾句老學究術語，在當時確增加我自信心不少。自此以後，彭老師教我的態度轉變，勤於講授，有請他爲文的，他問或命我代庖，我亦樂爲遵辦。

在登雲寺遯安書院，從早到晚總是念、寫、作，甚至深夜不睡，搖頭晃腦的讀有感情的文章，如「秋聲賦」，或杜甫流離的一些悲傷詩句，一面哼，一面流淚，疲乏了就伏案而睡。這一時期領略了一些舊詩古文辭的韻味。另一姓袁的老師講了詩經和禮記，但也作了一些好玩的事。

無論老少，假使有多方面的興趣，就顯得活潑有朝氣；若是什麼都感覺無聊，不是精神欠佳，就是有學究氣質。所謂興趣，當然不包括壞事在內。

守候黑狐撞見岩鷹

登雲寺有一位住持，通俗稱「看司」，年紀很老，喜歡聊天，男女之間性的知識非常豐富，他不是輕浮的談，而是很莊重的講，好像在教人一樣。他也喜歡談神仙狐鬼。有一次他說，後山有一黑狐，月明的夜晚由後山經寨牆下往前山一山頭拜月。我曾約了幾位同學，在寨牆上面守候若干夜，要看這一隻黑狐，

結果是失望，什麼也未見。學友們都退出，我守候如故，有一夜確見一動物從遠處走來，我輕聲問住持說，看不出是什麼顏色；殊不知那動物已發覺有人注視，反身狂奔，頃刻不見。我看不是狐狸，就是豺狼，所謂拜月只是「神話」罷了！

登雲寺的後山很寬廣，盡是荒草，除了秋天有人去砍草外，很少有人去過。有一年冬天晚上有怪聲，大致十幾秒鐘一次，聲音淒厲，有人說是鬼哭，使人毛骨悚然！我受好奇心驅使，說服了一位同學，各人手持一根竹棍，在夜半循聲前去看個究竟。

山路很難走，其實那裡有路徑，祇在微弱的月光下摸索前進，與怪聲漸近，倒反而害怕起來；同行的同學不聽勸告，回頭就走，我一個人雖不願退，但單獨一個人與不明的怪聲碰面，不能不有所考慮，乃撩起石頭向怪聲擲去，又大聲吼叫，實際上是自己壯膽；突然有一巨鳥飛起，兩翅分張在四公尺以上，嘴如鉤，兩目炯炯有光，振翅飛去，風聲灌耳。如向我等攻擊，勢必受傷，同學已駭得伏地不起，勉強走回，數日均少言語。據說此為巨形岩鷹，平地甚難得見。

登雲寺後山盡頭處，懸崖斷壁，無路可走；下臨螺絲池，為一凶灘，經常打破船，未沖走或未淹死的墮物岸邊，淒涼無比。懸崖半山間長泡參藤葉蔓延極廣，泡參為補藥，因為無人採挖，特別壯大，價值更高。

據說有人採過，但未親見。有一次約一同學攜帶繩索去往崖邊，我以繩捆腰，請同學持繩另一端，我

持繩滑下，僅數尺，萬丈懸崖，確令人驚心動魄，但是我仍鼓起勇氣下滑；泡參的根很大，確是奇觀，但無法挖；繩子快完了，同學大叫，我只好握繩上爬；下崖容易，上爬很難，只好咬緊牙關，慢慢地上爬，到了崖上，我已周身汗透，那位同學早已面無人色。

讀書到半夜，同學們提議到廚房煮麵吃，假使加上一些彎豆尖（豆苗），豈不更好，於是提著一個小紙燈籠，開了寨門，到地上去摘彎豆尖。一不當心，大風將燈籠吹走，風大得可以將人吹倒，何況又在斜坡上，依理應該放棄摘彎豆尖，回到寨裡去，結果我硬撐，將彎豆尖摘好，捧回廚房去，裝菜的籃子已不知被風吹向那裡去了。

以上幾件事，都覺得無聊，甚至太冒險，老年人感覺不應該，青年人覺得很好玩，現在做這些事，我絕不肯，因為年紀大，無此興趣，也許這就是老年人與少年人的分別！

有時讀私塾，有時進學校，有時進入書院，讀了多年的書，年齡漸漸大了，沒有適當的學校和老師，再加上家鄉風氣漸壞，遊蕩的人極多，父親怕我學壞，要我學中醫。衰病的老師毫無教授能力，祇教我先看黃帝內經，又放棄。不但遊手好閒，而且喜歡過問地方閒事，好打抱不平，家鄉的學究們均說我是敗家子。假使當時沒有轉變，以家鄉煙酒嫖賭惡氣習的薰染，再有一兩年，一定毀滅我一切。母親死後，鄉人更譏評我家前途無望，隨處都減少他人的尊重。「自尊心」和「不服氣」的心理驅使我要發奮，並計畫我將來的專業，毅然到三臺縣廣益高小去完成最後一期高小的歷程。

愉快印象至今難忘

我讀過高小畢業班多次，辦學的老師們從不發文憑，我如讀中學，還須以同等學力報考。考試沒問題，是否能進入我要進的學校則不可知。成都的中學都是秋季始業，我要在春季立刻改變環境，如等到秋季進學，就要再遊蕩半年。我目的是讀華西中學，如由公誼會的高小畢業，可直升不必考。教會學校小學都讀英文，我也該先準備。我原先在公誼會廣益小學讀過多年，聯考我曾經到三臺廣益高小考過，名次很高，如今同時的都進中學了，再不能猶豫，不怕時間吃虧，所以我毅然決然去廣益高小，讀畢業班最後一季，但其他三季無成績，我要補做三學期各科的作業，這還算容易。整個四星期的作業作得很整齊漂亮，學校要留下作展覽之用。環境一改變，所接觸的師友都純潔而有朝氣，努力讀書，力求上進，我又從新開始我的學生生活。我真正受像樣的新式學校教育，是從三臺縣後小灣廣益高級小學開始。這學校是教會辦的，地址寬敞，建築好，設備佳，教師優良。尤其是校長何鏡涵先生，有辦法，肯努力，以很多新穎的辦法來教學生。老師與學生都極純潔，學風極好。我受了新的陶冶，所以特別循規蹈矩，努力求學。晚上在規定的時間熄燈後，我在臨窗的床上將窗推開，借著月光看書，在讀書方法與衛生上均不合適，但努力的心情可以想見。師友們見着我的努力、痛快、熱情，都很尊重我。

我發動的事有幾件：第一是參加五九國恥紀念。教會學校是不准參加這種場面的，學校破天荒准許了

我們的請求，我們學校的宣傳隊特別認真，我在大會的臺上，和各公共場合中演說宣傳，這是首次，也相當成功。第二是集體到射洪金華山作春季旅行。我被推選作隊長，全隊服裝整齊，秩序良好，唱遊、演話劇，節目精彩，興趣極濃。射洪縣長和地方人士，各種招待場合，都推我代表師生致謝辭，這一愉快的印象，至今難忘。第三是請求恢復中學。在小學裏，原辦有中學一、二年級，以備不能遠道升學的小學畢業同學繼續上進之所，讀完二年級，可升入成都協合中學及重慶廣益中學三年級，便利窮苦學生不少，後來因教會經費缺乏而停辦，我們這種請求，是為很多因受經濟限制未能升學的同學謀福利的。學校裏中西人士聽了我請求的言論，都大為感動，表示願意衷心向公誼會年會爭取補助。

步行百里華西升學

由家鄉洋溪鎮上成都讀書，距離是四百餘華里，有大北道、小北道、東大道，或由小北道揮東大道數路可通。第一次上成都走的是小北道，經由三臺中江翻山王廟山過金堂新都到成都。山王廟是盜匪出沒的地方，沿途可見被搶劫的狼狽情形，我們獨得倖免。以後即改走石板灘土橋溝轉石橋翻龍泉驛山到成都。當時全川尚未修公路，所謂大道，即石板路，小道即泥土羊腸。交通工具是轎車或滑竿，與獨輪小車。我們為省錢從未借重交通工具，每日步行百餘里，還須背一個大包袱和一把雨傘。冬天白晝很短，天未亮即須上路，天黑還未投店，為的是趕上宿站，並不感覺苦，當時祇要有機會進學校，一切均覺幸運。以後公

路通，汽車便，有些地方還可乘搭飛機輪船，子姪們要上學，長輩們不但要先將交通工具定好，沿途還請人照應，各人讀書的環境有這樣大的分別。但是我認爲我是比較幸運的，有機會吃苦——其實不算吃苦，即是有機會鍛鍊身心，知道一些艱難困苦，對世故人情才能多多體會。到了成都，直奔華西壩，住入華西協合中學廣益寄宿舍，宿舍裏的舍監早已接到三臺廣益學校的通知。寢室和自習室的位置，讓我們先自由選擇，因爲這是公誼會的系統關係。華西協合中學的環境很美麗，有宏偉的建築，有濃蔭的樹木，有廣大的草地，有清澈的河流，再加上良好的氣氛，所以生活得愉快。早上起床看了一些時間的功課，才集體運動。因爲是教會學校，運動後有極短時間的默禱，飯後鐘響上課。中學是新修的一幢樓房，每一年級分三班三個教室，每教室祇有三十個座位，第一教室第一排已有我的位置，但不是臨窗的第一個。據說美以美會有位姓李的課程很好，但到第二個學期開始，我就坐臨窗的第一個位子了。下午下課，有隨意所欲的各種球類運動，晚飯後河邊與草坪邊的散步，更有無限的風趣，假使愛好音樂，此時也可以演奏和歌唱。晚上集體自習後，才各回寢室，繼續要作的功課，其他學校壞學生的煙酒嫖賭，從來未侵襲到廣益寄宿舍來。星期日步行到青龍街公誼會的教堂裏做過禮拜，才自由活动。到少城公園裏泡上一碗茶，認爲是浪費，肚子餓到青石橋街錦江春去吃一碗燴麵，算是最高的享受。戲園裏看川戲，如康子林、賈培之、蕭楷成、荒花仙、唐廣體、廣蔭甫、筱瓊芳、白玉瓊、周慕蓮的戲都看過，但是恐怕只有二三次，因爲這個玩意兒要花錢。祇有華西大中學對外比賽足球，我是每場必去看。有時禮拜六或禮拜天晚上學校也放電影，西洋

片子多，中國片子少，梅蘭芳春香鬧學就是那時看到的。當時在成都有的地方還沒有，第一次看到總算稀奇。參加大學部畢業典禮，見着戴方帽子的師友，認爲是無上光榮。我愛華西壩，我想讀完中學憑考試成績免繳學費讀大學，想儘管那樣想，當時就是讀完中學，家庭是否有此力量去措辦費用，還成問題，這是我在華西壩唯一的憂愁與煩惱。

團結同盟敵血畫押

成都華西協合中學是五個教會合辦的，五個教會是浸禮會、聖公會、公誼會、美以美會、英美會。各教會各有各的寄宿舍，我住的是公誼會的廣益寄宿舍。我讀二年級的時候，四年級有一位由轉學插班來的姓吳的同學同住廣益寄宿舍，雖然口吃，却喜多言，更喜歡表露他的書畫和八段錦，而每一種都不高明。華西壩的教師洋人是他巴結的對象，因爲品格不高，對同學又驕傲狂妄虛僞，遂不得人的同情。我與他很少往來，但自然的對這種人看不順眼，尤其是他對其他低年級同學的輕蔑、諷刺、謾罵，早已潛伏反感。有一次這姓吳的欺侮一個一年級同學，向臉上吐口水，並罵川北一些窮小子，靠教會貸款讀書，誰敢站人前？其實公誼會並無一人貸款讀書。我支持一年級同學作有力的反抗，時時吵架而且有聚衆開打的趨勢。吳某奔走於師友之間，希望得到聲援，我會同一年級同學作集體行動的準備。事件愈鬧愈大，一年級的同學究竟年齡小，極怕專，經不住對方的恐嚇，時有解體或被其各個擊破的顧慮。

我的寢室在一間草亭上，有一天晚上，約集廣益寄宿舍一年級同學來草亭，說明團結的重要，臨時與事後必須行動一致，語言一致，勝敗所負責任一致，衆人莫不贊同，要講理或應付打架，我準站在前頭。但是要在同盟的盟單上簽押時，有人似有難色，這樣一來，遂彼此推讓；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我在筆筒裏抽出一隻舊的雙腳規，用一脚的鐵尖刺破了中指，血冒出，用血簽了押。當時慷慨激昂的氣象，堅決敏捷的舉措，激動了各同學的心，大家才爭先恐後的簽了押，而且更商定了深刻切實的應付辦法。

事情一天一天的緊張，空氣瀰漫了華西壩，華西大學、中學、華西師範、華西神學院，誰都知道精彩好戲快要上演。寄宿舍的舍長方叔軒，兼華西師範學校校長，也到大飯廳來參加會餐，而且與我同桌共坐一方。他準備要講話的，結果看見我與吳談笑如常，要提說其事，也無從啓齒。還有協合中學每屆畢業第一名總是出在公誼會的廣益寄宿舍，從那一年起，四年級的吳某和另一位姓馮的均無望，三年級更不能繼續爭取頭名，祇有二年級的我，進入學校起就取得第一。各教會各級學校的款是募來的，如公誼會或其他教會出來的學生得第一名，那各級學校的款就易籌募。因此公誼會絕不讓我退學，舍監先欲壓制我，我理直氣壯的與舍監面談一次，建議將此事公開，舍監不知如何是好。各方調查真象後的評論，漸對吳某不利，而大戰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一天早上，一位負偵察責任的同學來講，吳某申請退學，已收拾行李書籍去了。事後想來，這是多事。在以後來說，我不是「太保學生」嗎？那處罰必嚴，很有斥退可能，對我打擊太大，也許就走上邪道

。辦學的先生們如無理由壓制有活力的學生，許多人才就此犧牲了。

中學校長楊少荃號開甲，是湖北人，辛亥革命時是大本營的參謀部副部長，後來袁世凱竊國，楊校長來川，在教會工作，被推為校長。守正不阿，發展校務，外國人也不敢干擾他。他的家就在廣益寄宿舍旁邊。一個星期天，我剛出宿舍門就遇見他，同是去青龍街福音堂做禮拜的。華西壩到青龍街相當遠，都是步行，談得甚久，他對我說：「你是守規矩而努力的學生，學校全知道，此次對吳某事件，你有公道氣魄，雖聯合同學，係在不犯校規之下取守勢，而未見發動攻擊吳某，這不算犯規。學校也希望教出些有擔當有作爲的學生，若是怯弱、恐懼，將來那有出息。但聽說你家庭給你讀書的財力並不充裕，應有衝破難關的計畫。」好一個校長！連我家庭的情形他都完全了解。

回鄉開辦平民學校

學校裏有向外交涉聯繫的事總是由我來辦，整隊出行我是隊長，寄宿舍的清潔衛生是我督導，當時還無抽水馬桶，廁所每一坑位旁有一盒石灰、一把錘子，解了大便一定要錘一錘石灰將大便蓋上，這是我想出來的。入校時同學將買米的錢向一家米店預定米，米店要倒了，送米接不上，我同另一姓王同學被推去交涉，從早說到晚，將米全運回來了。王同學回來報告說：「袁同學耐心勸解同時提供一些建議，方得圓滿解決。」

在成都讀書的時候，正逢晏陽初先生提倡平民教育，我也參與其事，在成都負責的是商務印書館經理陳維新。願回鄉辦平民夜校的，每人領平民千字課若干部，在青年會共同研究教授方法，並共同攝了一次團體照。假期返鄉，我同蒲星朗、李少甫商辦其事，我同蒲任教課；李捐煤油點燈，也偶爾來照應或教課。借福音堂會客室爲教室，黑板、桌凳福音堂全有，開始招生。李的佃客們的子弟，都遠道趕來入夜校，幾乎無法容納。夜校確有些精神，少甫與我雖爲同學，但尚不及我與其堂叔懷信交情之好，經同辦夜校後，始漸親近。其叔祖雨生先生知此事，不但盛讚少甫之務正事，且對我等亦稱讚不已，故常有請我等至其家餐敘的事。一個享有盛名的大紳士，與一個尚未畢業的中學生交往，鄉里人總覺得稀奇。後來少甫能兩次共借十一圓錢給我讀書，未始不是雨生先生的贊助。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舉措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在矚著，假使你作得對，社會上的人絕不會辜負你，一定給你一個好評，而且就可能發生一個好結果。辦了一次夜校，是尋常的事，沒有什麼了不得，竟因此而得人在困厄中的關照，真屬幸事；這夜校還出了幾位有造就的學生，更屬幸事。

感謝少甫的幫助，後來我還沒有尋得適當機會來酬答這一份人情，少甫就去世了。民國卅八年，我要少甫之子來我身邊，打算好好的培植一番，殊知時局變化，我將出走前回家的時候，爲了安全，就送少甫之子回家。這一份人情，我祇好暫時寄些錢回去接濟少甫的後人。

李懷信字澄卿，又號樸樾，爲雨生先生的次子，性爽直敦厚，與我在東山高小同學一年，頗交好，常

互道志趣。在成都讀書時，接李澄卿自天津來信，並附相片，知其有意先讀南開，再考保定軍校。以後又接其自杭州來信，詳述西湖盛景，均令人羨慕，遂毅然有出外讀書並遍歷名山大川的志趣。交朋友是會受朋友影響的。

一個寒假要回家，二哥適在成都也要回家，先一日來宿舍同宿，準備第二天早上一同動身。成都冬天相當冷，二哥起身說：「你的被太薄，又無墊被，何不添製？」我笑笑，心裏想，回家的路費還是向一位姓蒲的同鄉借的。

借錢升學排難解紛

中學還未畢業，家庭經濟情形更壞，已不能負擔我的學費。好管閒事的家鄉人，老是批評讀了書將來的出路是什麼？我不但不灰心，還說動了幾個家庭的家長送子弟到成都就學，以壯聲勢。家庭不給錢，上不了路，動身的日期一再藉故遷延。後來無可奈何，祇得送原定同時動身的朋友先走，遠送到離鎮外很遠的向家巖，心裏說不出的難過。回家乘著父親高興的時候，說了一聲：「到成都讀書的都走了。」父親冷冷的回答說：「他走他們的，我們沒有錢。」我暗地裏傷心憂怨，任何學校都開課很久了，怎麼辦呢？最後厚顏找到李少甫同學借錢，他家裏本來富有，不過他未管家事，祇能借出幾塊大洋。我想，不到成都了，就到遂寧華美中學去讀罷！該校離家近，距離僅九十里，學費亦極低，食費可分期繳納，入學第一次繳

費勉強可湊足，以後再講。同時還約了馬伯敷、曾濟清、袁道成一同去。費盡思考，打盡主意，總算轉入一個新的環境，繼續學業，免再變成一個流浪子。因此更相信，越困難的時候，更應該加倍努力奮鬥，才有出路，假使屈服在困難環境之下，那就完了。

遂寧華美中學學生不及成都華西協中的多，我的功課成績在極輕鬆的應付下，已列最優。每門課都是百分，只有英文是九十九分。據教師美國人李乃文說，英文寫得欠整齊。原來我答題未用有橫格的紙，所以扣一分。見聞也確比同學廣，致為師友所敬重。同學多為遂寧、安岳、潼南、合川四縣籍，無形中遂安與潼合分成兩派，各不相下。校長楊鑑三窮於應付，有時囑我出面調解，我亦樂為之。某次，兩派幾至動武，我一面勸解，一面主持公道，事乃得平，人人均可稱我為「和事佬」。人與人紛爭，是為不幸，如能為人解決紛爭，實為一大樂事；但須有詳細的觀察，明確的認識，正直的立場，公平的處理，否則愈理愈亂。

在遂寧讀書，時時回家。因為要籌伙食費，有一次剛剛借幾塊錢，團防局的蒲班長來收派款，其數目就是在成都借的蒲某幾塊錢，蒲某應繳派款，他們就叫蒲班長來代收。二哥氣憤的說：「這種方式收款，太使人難堪。」

我說：「欠債該還，還了就不難看。」心裏反覺對社會人情又加些認識。借得的錢還了債，再想辦法繳伙食費。以後若干年對讀書缺錢的人，我總寄予同情，量力幫助。